

乡村茶道

■袁天胜

乡村茶道并非梁实秋在《喝茶》中所提茶道,我是不谙其“道”的,但也不会像他那样谦虚,说不善茶道,却说出那么多茶品种、茶具、沏茶方法来。我所言茶道是生我养我的里下河乡村茶道,非彼茶道。

乡村的茶,有早茶晚茶之分。我知道的早茶大略有蛋茶、圆子茶、糖茶、红枣茶。同样是早茶,“茶道”却不同。蛋茶一般用来招待尊贵的客人。把水煮得六七分热,将鸡蛋一敲,两手一掰两半,清清爽爽的蛋清蛋黄便坠落锅中,养三五分钟,这雪白的蛋便荷包般沉浸水中,犹如明晃晃的月亮,雪白,一尘不染,醒目。再加热,煮熟。这时候有技巧,不然,锅内蛋絮乱飘不说,蛋就成不了“荷包”形,就会有“疮孔”。煮好后就盛在碗中,加白糖,恭恭敬敬地摆放在还未起身的客人床头。父亲自幼丧父,平日饱受继父的谩骂和棍棒,怜悯他的在外当兵的表哥回乡探亲,带他享受了这礼遇,竟成了他常挂在嘴边伴着微笑

的幸福。每提起这事,他就会沉浸在当年蛋茶鲜鲜香香甜甜的味道中,但这味道又有几人知?

圆子茶就是汤圆,一般实心,不像今天的圆子包了豆沙、芝麻等各种馅。逢了喜事、年初一、带新娘子,人们吃圆子茶,用筷子将乒乓球大小的圆子一夹分为两半,撮一半沾了红糖,慢慢品尝,还可以喝两口圆子汤,吃些桌上摆放的果子(裹子)、云片糕(高),所谓很吉利的茶食,伴着美好的祝愿,喜气很快弥漫了农家小屋,荡漾在乡村上空。糖茶就是红糖茶。红枣茶就是在糖茶里放几颗红枣,那淡淡的酱红色糖水伴着红枣,能让你的身心甜遍,让你一年甜下来。母亲只有在年三十、年初一,等父亲放了鞭炮才会给我们喝,说是让我们一世甜,不吃苦。其实我们看了那红枣茶,心里、嘴里早就甜了,何需等到喝呢?如今,我成家立业了,又何尝不是在一样的时间,给女儿、妻子一样的红枣茶呢?

时光流逝,当年的蛋茶成了父亲这辈人的记忆;逢喜事、年初一、年三十、圆子茶、红枣茶也成了人们象征性的表现,那些时光留下的印迹存留在那一辈人的心中,今天的一辈人又怎能理解,品出其中滋味?人们的日子好了,生活富裕了,乡村茶道的内容也丰富了。经过春播、夏忙、秋收秋种,忙碌的乡村开始休息了,开始有了渲染人间烟火的闲情。谁家做婚丧红白事,早上都会安排“喝茶”,普通的茶叶就可以将乡村生活涂上厚重的色彩。桌上再摆上开水烫的卜叶丝混着绿绿的烫熟的蒜叶,抑或是芹菜,浇上酱油、菜油、糖、味精,生姜熬制的汤汁,边吃边谈家长里短,气氛融洽得令人不知所措。有时还摆上肉圆子煮粉条、煮鸡蛋、一个杂盘(咸鱼干、鲜咸肉、花生米),或许这就是乡村的闲吧?如今,在城里喝茶,一桌要花几百块,那些荤素菜的盘子,多达二十多个。茶叶也讲究,什么碧螺春、大红袍的,却吃不出乡村的茶味,品不出

乡村茶道来。乡村的晚茶带着浓浓的土腥味、汗腥味。夏季大忙时,特别是农业社时,麦收得热火朝天,风丝子也没有,汗水浸透了田野,到了下午四点多钟,他们干得乏力了,急匆匆跑到河边喝一口气,才几分钟,肚子就又空了。这时,生产队长一声喊,吃晚茶了!人们便呼地奔向田埂边、大圩上,围着晚茶(盛满粥的大铝锅和一碗萝卜干),一碗碗抢着盛了吃,特别是吃那萝卜干子时,是眯了眼睛,慢慢咀嚼,怡情得很。我小时候,每到田里吃晚茶时,就会背了书包追过去,就是为了那萝卜干子。那味道好甜,嚼着好脆,难忘!这是我这辈子能感受到的滋味。想起来,总是黯然。喝过功夫茶,确实不错,香,回味无穷。可如今,哪有闲情坐着一小口一小口去品尝?而乡村茶道,虽给人意味深长,却总说不出个中味道,只是明白乡村茶道,跟在城里喝的茶和功夫茶味道是大相径庭的。



■邱仁宗

数年来,国内风行老普洱的藏饮,因此,只要一提到老茶,大家都立刻会往普洱方面思索,但是喝过台湾的老茶才知道原来老茶不只是老而已,那种味道集合了老、香、甘、润、软、畅气于一身,不苦、不涩,能喝到的人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幸福啊!尤其是台湾乌龙茶特别的清香、花香还能持续保存,不因年久而消失,真不容易。

台湾本土的茶,大部份的老茶是保存在被遗忘的角落,因为藏茶在台湾没几十年,至今方成普遍存在的概念,所以现今市场能买到十年以上的老茶已属不易,更别说三十年以上的老茶。

藏茶者或收藏者一般只是随兴而为,没有这方面的完整论述及逻辑建构,故未能引起业界注意而形成集体的收藏行为,这是比较可惜之处,因此,若要喝到老茶真的要有很大的福份。

近年来有业者为做出老茶效果,采用炭火焙制,硬是把茶叶的纤维质给烘死,这样茶叶泡不开(展不开)让人以为真的老茶,也有业者用红外线罐子装茶让其快速转化,有更甚者还加味加料,其实真的老茶不会有韵味,只有自然的老味,顶级的老茶有很温润的香气,及温润的茶味,甘甜不涩,最顶级者更是基转到有特殊香气,至于是否香气只有喝过的人知道,在此不做叙述以免有心者又用人工加料的方式造出类似口感。

台湾茶若有良好的保存条件,经过岁月的自然催化,产生缓慢的转化作用,老茶越老越好,一般以存放超过三十年以上的茶才有资格称为“老茶”。二十年以上退而其次,笔者曾喝过百年台湾老茶其味道已转成特殊香气,非一般茶香能比,令人如痴如醉。

收藏老茶前,当然要解茶树及茶种,以便辨识老茶的特性及质量。台湾常见茶树品种为青心乌龙(小叶乌龙)(软枝乌龙)、台茶27号(金萱)、台茶29号(翠玉)、铁观音、水仙、四季春……等,在这里只以台湾的茶树品种来分类。又因茶树为杂交之灌木植物,故其变化也很大。

台湾产制的茶叶依制造方法与发酵程度的不同,可分为不发酵茶(如绿茶……等)、部份发酵茶(如文山包种茶、冻顶茶、铁观音茶、白毫乌龙茶……等)和全发酵茶(如红茶)三大类。这些茶的制造方法和过程都有所不同,各有巧妙之处。

市面上所见茶叶的名称非常之多,但综合起来不外是绿茶、条型(文山)包种茶、半球型包种茶(冻顶或高山茶)、铁观音茶、白毫乌龙茶(东方美人茶)和红茶等。但是纵观诸多品种,台湾专业收藏家特别喜爱30年以上的软枝乌龙老茶,据说喝过的人从此要“黯然”……因为要再喝到这种茶……难啊!

菊花茶的清丽人生

过寒风吹拂的菊花,才会如此的清香纯美。叶落花飞,在寂静的深秋里,并不稀奇。而菊花却守着这份坚毅,汲取着秋的营养,成为人们茶桌上的贡品。花分四季,我认为只有菊花才能代表秋季,安静、细腻、坚韧、清丽。少女的情怀,呼吸着菊花的香气,书写秋天的诗意。

菊花与梅、兰、竹,共称为花中四君子。它的清丽优雅不禁使诸多诗画大家赞扬,而咏菊的诗篇更是层出不穷。殊不知菊花泡茶后的医用价值才更是让人惊叹。《本草纲目》就有记载:菊花,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旨深微。

关于菊花茶的医用价值,还有个美丽的传说:很早以前,大运河边住着一个叫阿牛 of 的农民。父亲早逝,母亲因为长期织布劳累,生活艰辛,所以常常哭泣,不久眼睛就失明了。阿牛想让母亲再见光明,于是去财主家打小工,挣来的钱全部买药给母亲治病,但是吃了好多种药,母亲的眼睛依旧没有好转。他的孝心用来感动了菊花仙子,于是在阿牛的梦里,

菊花仙子告诉他去数十里的地方寻找一朵白菊花,待到开花时用花煎汤给母亲喝,定能治好母亲的病。于是阿牛带上干粮一去就是数十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白菊花,带回来精心灌溉,等到花开了,立即煎汤给母亲服用,喝到第七朵菊花汤时,他母亲的眼睛就复明了。后来阿牛将白菊花茶治病的消息告诉了村上的穷苦百姓,治好了许多百姓的眼病。

喝菊花茶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人们经常饮用的菊花茶,是经过烘制、包装,最后才到人们茶桌上的。约三五五个好友,一边品着菊花茶,一边聊着过往琐事,如此惬意。坐在办公桌前,沏一杯菊花茶,不仅让你的思绪展开,还有防辐射的功效;更多的都市丽人尤其喜爱菊花茶,养颜清毒,使自己如菊花般清丽优雅。

娇嫩的菊花,舒展着白色的软丝般的花瓣,绽放在清冷的深秋里。寒风阵阵吹过,像是稚嫩的小女孩害羞地低着头,羞涩伸展着枝芽。在最美的时刻,采下来,再次盛开于水中,向人们讲述着菊花的清丽人生。(孟勤)

生。这便是菊花。拿一只晶莹剔透的玻璃杯,放上几朵菊花,倒入煮沸的水,茶的清香气味便蔓延开来。有人曾说,水本是没有颜色的,有了花茶便有了多彩的水色。而我只爱这菊花茶的颜色,淡淡的清透的黄,正是染了秋天的颜色,安静而又张扬,与秋天合二为一。轻啜一口,淡淡的香甜与轻柔的苦涩相互调和,而这天然的味道像极了菊花的坚韧,即使绽放在深秋的寒风里,却依然坚韧地昂着头,微笑着。有时我会不经意地想,也许只有经



在茫茫的雾色中,透着风的细语,我似乎闻到了菊花的清丽芬芳。而我置身于一片花海中,正伸出双手,环抱着菊花的阵阵香气。放眼望去,山坡上、山脚下、还有那梯形的半山腰,都开满了成片成片的菊花,白茫茫的菊花海,与这雾色融为一体。

此时已过了霜降,菊花却开得茂盛,团团簇簇,正如苏轼的诗中所写:“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不与百花争艳,待到百草摧时才开始自己的人

■王祖远

姥爷唱戏

在大山沟里,唱戏是最大的文化娱乐了,大村一年不过一两次,小村里几年一次。

我小的时候,住在姥姥家。姥爷是个戏迷,他年轻时进过一个戏班子。后来参加革命工作,任过“区长”之职,他回乡时穿着件军大衣,在村里看来,他已是个“大官”了。姥爷长得很魁梧,脸盘周正,双目有神,极有“官”相,他在戏里常扮演包拯、杨延昭等正面人物。他最喜欢唱的是《辕门斩子》,那个小唱本他用绸布包着,锁在一个小红皮箱内,视作珍宝。乡下人管老包叫“大黑”,管杨元帅叫“红脸”,每当他一出场,观众必鼓掌叫好,这大概和他扮演的角色有关,一个是清官,一个是忠臣,是百姓最喜欢的人物。母亲也常常自豪地讲:你姥爷唱戏认真,要嗓子有嗓子,要架子有架子,年轻时在台上风云际会,唱到好处,台下的人往台上扔香烟、掷水果,有时扔大洋,光闪闪的银洋在台上叮叮当当响,骨碌碌乱滚……

姥爷入党很早。还是抗战时期,姥爷就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深受上级信赖,解放后他回家养病却从此再不出山。他的身体确实不好,不能干重活,全家三口靠我姥姥靠缝纫挣点零钱度日。他唯一的乐趣是哼几段戏文:

“戴乌纱好比愁人帽,穿圆领好比坐牢笼,腰系玉带捆人索,足蹬朝靴踩泥坑。不做他的官来不受他的气,做一日官来担一日惊……”

我当时年幼,不晓得为什么当官还要担惊,今日想来,姥爷也算当过官的,他对“宦海风波”是亲身感受过。姥爷十几年里常去的是信用社,信用社租用民房,台上是柜台,炕上是床铺,姥爷去时往炕上一躺,半靠在被卷上,兴致来了便哼唱一段:“八千岁与我作了对,猛虎怎敢斗蛟龙?”他唱得有板有眼。过场时还用象声词念出锣鼓点:“打打打,腾!且腾且,腾!”他唱得忘我,营业员听得忘我,那营业员是戏迷,也是他唯一的徒弟。有时唱得晚了他便与徒弟共进晚餐,美食一顿。他们是偷着唱“黑戏”,姥爷有时惋惜:“这辈子里怕是看不上戏了。”姥爷从不看新戏,我想这也有个适应问题,正如他从敌占区回来,也是一时适应不了新的环境的,所以才逃避名利枷锁而告病回乡的吧。县剧团有时来到村上,几位名角儿和团长必登

门看望他,他们是“戏友”。一壶热茶,几包香烟,纵谈形势,切磋戏文,姥爷显得极开心,他跑前跑后为剧团联系住处,招揽台口。那些漂亮的女演员也常来请教于他,称他“老师”。他的院子里每次都住了好多女演员,她们吃吃饭的时候,总要用饭盒偷偷给我拿回一些,我至今记得:她们送给我的筱面葱花炒谷盆,黄灿灿、油津津,一股香味扑面而来。

记不清是哪年,上面终于允许唱旧戏了,这在姥爷无异于过节一样,这时他已年过六旬,咳嗽气短,身体瘦弱,练唱一段满头冒汗,排演一场腰酸腿困,但他还是坚持要演。演戏的那天,全乡三十多个村的人都跑来观看,他在戏台上台步威武,唱腔宏亮,冠带华贵,动作潇洒,把杨延昭演得活灵活现。他是带着感情演的,尤其是与八贤王对唱的那段,更是慷慨激昂、威武悲壮:“你口声声保杨家,保杨家你保了个净打光!”我想姥爷也是有感而发,他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人,但回乡后生活十分贫困,常常柴米无继,他当年的战友有的献身,有的荣迁,有的打成右派,有的下落不明,他曾让我替他写了一个复职申请,上送之后如泥牛入海,他本人也心灰意冷,不再过问,只是慎重地抄了一份履历,并加盖了他的名章交给我,说:“孩子,这是你姥爷一生的总结,保存好。我的戏是唱完了,可你将来会有用的。”

他一生迷恋唱戏,早洞悉家国情事理,在他看来人生也是一大戏场,人要淡泊到极致。他是什么都看不起,什么都想得开了,他把珍藏了几十年的唱本《辕门斩子》送给我,淡淡地说:“叫你当闲书翻吧。”他后来因唱戏而患病,病的时候,信用社那位徒弟给他送来十元钱和一包糕点,临终的时候,他嘱咐家人:“糕点吃了算了,十元钱等有了还给人家。”他没有痛苦没有遗憾地离开世界,死时身上穿的一领崭新的戏装,那是文革时破“四旧”,剧团的拍卖物,极便宜,他买下后保存了十几年,让做他的“寿衣”的。

现在,看旧戏的人渐渐少了,每演旧戏,便会想起我一生爱唱戏的姥爷,想起故乡古庙改成的小小戏台,想到忠孝节义的杨六郎,死者已矣,但生者是还得继续把人生的这部剧演下去的。



不知道时间静止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有人说日子真的很平淡,比白开水还淡,淡得让人乏味,更让人觉得疲倦的时候寻不到一个温暖的依靠,他说罢,眨巴眨小眼睛,无奈地耸耸肩,苦笑一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窗外洒落在窗台上细碎的阳光的,因为有树叶枝丫的阻挡,当正午的太阳不可能把它所有的温暖传递给我们,仅仅在有些青苔的窗格上砸下一些细小而斑驳的痕迹,还是蛮可爱的,一点一点地跳动着,想要蹦跳到我的手上去。

我想我是很喜欢这样呆呆地看着这些微小的景象的,细碎可爱活泼地让人心里面无论如何都放不下,如同每一次到茶馆看书,要一杯绿茶或者乌龙或者岩茶或者普洱茶,一碟子葵花籽仁儿,然后摆一张桌椅对付着一坐就是一下午。隔着玻璃窗,楞头楞脑地看着外面人来人往,车流涌动,急匆匆的身影和脚步,会觉得自己对待时间的消费是不是很奢侈了?我不觉得。只是有着玻璃窗的阻隔,我才可以如此从容不迫地看着外面的纷纷扰扰,嘈杂叫器,怜惜现在难得安逸的环境,可以趴在桌子上,看着玻璃杯里面的茶叶上下沉浮不定,飘东飘西的样子,恍惚惚惚自己就会不小心睡着,而且每每总是被人叫醒。脸红的自己却不知道该怎么才好!

可能就是喜欢打开包裹着茶叶外面麻布的一刹那迸发出来的香气吧!至今我还未找到可以比这香气更香更健康的味道。喜欢在一个慵懒的下午就着外面慵懒的阳光,楞楞看着茶叶,楞楞洗着自己的那些茶杯,楞楞地拿出茶碟盛将要下壶的茶叶。手捏着这些鹅干碎的叶片,仿佛触摸到了历史沉淀的气息,还有

如茶的日子

那些风吹雨打的记忆。都在不经意间贯穿到自己的血脉里面去。然后取茶,投壶,注水,水蒸气在壶口四围肆意地蔓延飘荡,合上盖子,温杯,出汤,一切优雅和从容都在北方还可以静静地流逝掉,若不是细心人恐怕难以体味。

佛教人生说,万念俱灭是不悲,人类命运的种种情形,无一没有来由,无一不是种种因缘之果报。端详一下面前这杯茶,我倒只是想到这些平静的生活带来的若许小事的幸福,比如看见一个刚刚几个月大的孩子在草地上蹒跚地奔跑,或者看到一对情侣依偎在一起开心的背影,或者迎面而来陌生人一个恬淡的微笑,或者在路边看到听到的那些爽朗的笑声幸福开怀的样子,都不觉得这样的生活不让人感到疼惜。朋友有时偶尔寄得茶叶来,看看上面细心的包装,细心填写的地址和名字电话号码等等认真的字体,满是感激无法表达。若接到远方朋友同学来报平安的电话,或者是家里亲人的喜事,或是同事的工资增加或者职位升高,如果在北方还可以看到枯黄的树叶慢悠悠地从树丫上飘落下来的优雅的姿态,也都是很为这些细碎的地方感到高兴的。祈望这样安静的生活偶尔会有一点小波澜,或者就如如此安静生活下去不会被外界的纷繁打扰。因此虽然长期一个人,宁静的心态时断时续,可我不觉得孤单,我不晓得什么是悲伤的滋味。不求闻达,不求人生此起彼伏,不望身贵名扬,不慕高台归省,不要黄金玉杯,拥有陶碗瓷瓶也是满足。

记得有一次去西湖春天吃饭,看到门口有一女子当堂炒茶,锅台周围都飘散着茶叶的清香,我好奇的围着锅台满是打转,只看她右手均匀地翻炒着茶叶,锅底的茶叶铺得不厚不薄,热气不停地冒出来,逐渐地,茶叶像焉了,满满一锅茶叶瘪下去了。几分钟之后,她麻利儿关好火门,把茶叶倾倒在一个盘子里,轻轻地揉捏。反复地揉来揉去,眼看着一条条深绿色的茶叶弯弯扭扭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让锅里的热把茶叶慢慢烘干。经过好长时间的翻炒,茶梗一捏就碎,那应该是起锅的时候吧,我想。摸一摸,茶叶硬梆梆的,全然没有了最初的柔软。我迫不及待地拿了一小撮茶叶放入玻璃杯,冲上开水。顿时,茶叶在水中翩翩起舞,颜色由深绿转成翠绿,干枯的枝叶又舒展开来,在水里袅袅婷婷。我忘情地看着这一切,我在看着鲜活的生命的气息在杯子里面一点一点复苏。

其实,如果可以,一生都安然地生活,不强求也不抱怨,坐看花开花谢,夜看月圆月缺,书卷在手,虽然有着对未知世界深深的梦想和渴望,“如柳眼才舒,葱情可爱”,一杯茶,也是痴爱,放手不开,可惜的是人事之变如浮云,再怎样的心意和想念,都挡不过时间和距离细碎而坚韧的消溶。如今隔着无边的海隔着几重山,想着当初言笑晏晏人面如花,已经渐渐消散一如烟尘一如水痕?

或许感情相隔,欢娱冷漠,情思百转千回,就是这样的一杯茶吧,靠近温暖的气息,静静地感觉幸福流淌的声音。(钟无言)